


长篇小说

数字头盔、智能破障、导弹拦截，拍案惊奇；
高爆试验、孤岛求生、战前突袭，惊险刺激；
商场角逐、官场争斗、战场风云，刀光剑影；
家庭悲剧、爱情悲欢、生离死别，催人泪下……

假如战争 明天来临

郭富文★著

 江苏出版社



假如战争 明天来临

郭富文★著



江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如战争明天来临/郭富文 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80671 - 931 - 2

I. 假…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9388 号

假如战争明天来临

郭富文 著

责任编辑 / 陈逸君 朱明解

特约编辑 / 王业云 孟秋君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

印 刷 / 北京富生印刷厂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3. 25

版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671 - 931 - 2/I · 160

定 价 / 36. 00 元

(如有印刷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序 幕

新华社授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中国海东部海域进行登陆作战联合演习。为了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和地区当局通知本国、本地区的船只和飞机，在此期间不要进入演习海域和空域。同时，封锁金州海峡西部铜罗水道，请过往船只注意。

翌日，凌晨一时二十分，联合战区参谋长关维汉在演习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看到了从卫星上传来的海军陆战队“红色飞龙”突击中队降落到大型岛屿的场景，画面清晰，气势磅礴。随即，将军按下了指挥台上的红色按钮，一个代号为“神圣-01”的大规模登岛演习便拉开了帷幕……

第一章

1

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这座半岛终年无冬，春夏之交从三月初就开始了。从西太平洋上吹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大陆南下的弱冷空气在这里僵持不下，形成了徘徊多日的海雾天气。清晨，细如沙尘的海雾把半岛上的红土地、甘蔗林和大片大片的小叶桉、紫荆花罩得严严实实，海军陆战队训练场上那座高大的阅兵楼在大海波光的映衬下，才隐隐约约露出半个楼顶。

新的一天在尖利的哨音和嘹亮的军号声中开始了。

当训练场上响起第一声整队的口令时，肖镇南旅长已经沿着海边三公里长的防波堤走了一个来回。此时，他正站在阅兵楼前面的草坪上，仅凭着听觉来判别每个连队早操的动作是否迅速，步伐是否整齐，口号是否洪亮。这已是 he 二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海雾在他的眉毛上悄无声息地结成露珠，水滴顺着脸颊流进嘴里，夹带着一丝丝海水的咸味。

旅指挥所的帐篷前，一辆向阅兵楼运送物品的东风牌大卡车在拼命地按喇叭，因为出操的队伍挡住了它的路。喇叭声盖住了出操队伍的口号声，并惊得一群海鸟扑扑棱棱地从肖镇南面前飞了过去。肖镇南转头望了一眼太阳初升的

地方，海天之间只有一抹惨白，而这时，插满训练场四周的彩旗已经能看出点轮廓了。

单从气象学上看，这一天的确没有什么特别，但对海军陆战队 A 旅来说，却是一个特别值得庆祝的日子，号称“天下第一旅”的海军陆战队 A 旅就诞生在二十年前的今天。旅庆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从年初就开始了，整个部队也提前一个半月进入方圆五十公里的海练场，一次高水准的军事表演既是旅庆活动的压轴戏，也是 A 旅近年来科技练兵成果的一次大展示。当然，对于旅长肖镇南来说，他之所以热衷于这次军事表演，可能还有一些他本人难以启齿的原因。

这天的早操比往常收得早，六点二十五分，阅兵楼前面出现了一群人，大卡车也停在楼下面。肖镇南走过来，看到人们正急急火火地从卡车上卸东西，抬的抬扛的扛，有条不紊地朝楼上搬。看到旅长过来，为首的一个少校军官立正，报告：“旅长，音响从市歌舞团借来了。”

肖镇南抬起手腕看了一下雷达牌军用手表的指针，温和地说：“丁科长，抓紧安装，别误了时间。”

“是，旅长。”少校直了直身子说。

旅司令部作训科长丁小勇二十九岁，是位敦实而忧郁的年轻人，他那黑眼睛里总弥漫着海水一般的深沉，好像他背负着什么使命似的，时刻都显露出一种忧心忡忡的神情。

“看你人都站不直，搞完了旅庆活动，给你补一天假。”

“是。”丁小勇应了一声，又忙着卸车去了。

实际上，这次旅庆阅兵活动在三天前就已经准备就绪了，也搞过两次预演。在头天下午的最后一次协调会上，副旅长顾建民提出音响效果差一些，现有的两套高音喇叭覆盖不了整个阅兵场，于是就派丁小勇连夜到市歌舞团求援。丁小勇的父亲是市歌舞团的团长，A 旅又与市歌舞团是共建单位，有了这双重关系，歌舞团就把巡回演出用的扩音设备贡献了出来，还特意派了一名音响师来协助安装调试。

肖镇南揉搓了一下手指关节，以略微减轻内心的压力。说实在话，为了搞好这次旅庆阅兵，他付出的心血不比任何人少，所有表演都经他和旅庆筹备领导小组一一审定。两栖侦察队的擒拿格斗，女兵队的集体花剑、手枪速射、跨越障碍，陆战营的战术对抗，这些传统保留课目都进行了重新编排；气垫船中队的抢滩，两栖装甲团的登陆，武装直升机中队的空中支援，这些大型表演项

目都是初次亮相，再加上国庆五十周年走过天安门广场的海军迷彩方队，从天上到地上，从陆上到海上，整个军事表演可以说是精彩纷呈，无可挑剔。应邀参加旅庆活动的海军、舰队机关、新闻单位、驻地党政部门的领导，A旅的部分老首长、老同志，都来观看这场军事表演，上任不久的舰队参谋长关维汉也将亲临阅兵，检查指导。肖镇南当然清楚这次活动的分量。如今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唯一让人担心的就是这没完没了该死的海雾，如果上午十点之前还没有一股冷空气刮过来，把赖着不走的暖湿气流挤回到太平洋上去，那十里阅兵场上被海雾笼罩，能见度不足，这筹划了一个多月的军事表演就要大打折扣了。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遗憾的是，此时肖镇南不仅从天时、地利上看到了这次旅庆阅兵面临的艰难处境，他更从这次筹划旅庆活动中，察觉到了旅领导之间出现的一些摩擦和裂痕。

年初，旅党委专题研究“旅庆”活动时，肖镇南提出搞一次大型阅兵式和军事表演，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异议。接着有人提出再搞一台文艺节目、一次军事史展览、一场英模报告、一次运动会，与阅兵式和军事表演合为“五个一工程”。海军陆战队A旅组建二十年，从陆军精简整编中被一笔勾销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乙种步兵团，到今天兵种齐全的海军陆战队现代化合成旅，一步一步走向辉煌。九八年长江抗洪，九九年国庆阅兵，海洋迷彩的魅力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国人的目光，如日中天的A旅也为此赢得了“陆上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的美誉。作为A旅的创业者和见证人之一，肖镇南对A旅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旅庆，二十年只有一次，既要隆重、热烈，更要振军威、壮士气，成为A旅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就是旅党委为这次旅庆活动定的调子。可是，最近肖镇南断断续续听到一些传闻，说搞旅庆铺张浪费，是拿着公家的钱“打水漂”，还有人说是搞花架子，为个人搞“面子工程”，矛头当然是指向他肖镇南的。自从定下了这“五个一工程”，肖镇南担任了“旅庆”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的组长，他一天到晚忙得是脚后跟朝天，常常到了晚上熄灯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自然也就没把那些闲言碎语记在心里。只要老天有眼，上午来个云开雾散，使这次阅兵和军事表演安安全全，顺顺当当，上上下下皆大欢喜，那些见不了阳光的东西，也就随风飘散了。至于领导之间的一些鸡毛蒜皮，恩恩怨怨，日后开个民主生活会说说，都不难解决。

有人说肖镇南是个福将，这话不无道理，常常那些不可能出现的运气，转

眼间在他面前就成了现实。肖镇南从海边的装甲团检查回来，已经到了早餐时间，他走进旅机关临时餐厅，旅政委吴曙光、参谋长林沐阳和其他几个旅领导已经在餐桌前用餐。肖镇南打了一份自助餐，刚坐下，气象中心欧主任便进来报告说：“上午九点过后，在海练场上方三千米高空的云层将出现一个小槽，与此同时，一股冷空气沿第一路径南下进入半岛，预报九点半以后将有晴好天气。”

“真是天助我也。”肖镇南一口气将一杯牛奶灌下肚，目光扫了一下台面，“其他情况呢？”

这个旅有个习惯，每天早餐时间，旅领导围着餐桌边吃边谈，各个部门当天急办的事情，一般在领导们吃早餐时就敲定下来，一上班机关和部队分头去落实，这样不仅节省了上午交班会的时间，工作效率也高。

旅政委吴曙光边吃边说：“琼沙守备部队的祁副司令打电话说来不了了，旅里请的其他客人都能按时到会。”

“好嘛，这个祁涛就是喜欢摆个臭架子，不就是在A旅当过两年副旅长嘛，不来算了。”肖镇南不高兴地说，“还有呢？”

“住在铜鼓岛的两栖侦察队请示旅里派车接他们。”参谋长林沐阳已经吃完早餐，坐在那里文雅地剔着牙。

“胡扯淡，不就是五公里远？”肖镇南放下杯子，“上午海豹连在海上设置爆点，配合装甲团登陆表演，其他连队让他们拉练过来，九点之前进入会场。”

林沐阳说：“两栖队早上已搞过十公里武装越野，再跑过来，怕有的战士体力吃不消。”

肖镇南一挥手：“把任务、时间交待清楚就行了，旅里又不是保姆，至于困难，让他们自己克服去。”

旅政委吴曙光呷了一口咖啡，便随着旅长的话题说：“一些部队已惯得不成样子，一有任务就讲条件，真的打起仗来怎么办？”

肖镇南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吴政委，橄榄球队集训也有一个多月了吧？今天旅庆，难得下午给部队补半天假，把橄榄球队拉出来比划比划，也让大家开开眼界。”

“上星期我去看过，队员们训练蛮刻苦的，有人还受了伤。”一提起橄榄球，吴曙光的眼睛顿时亮了许多，“橄榄球这东西，让人憋足了劲往前冲，跟咱陆战队的精神如出一辙。”

吴曙光读大学时，曾是学校橄榄球队的成员，还参加过全国橄榄球联赛，他特别喜欢这项充满激情的超强对抗运动。在他的再三鼓动下，年初旅里组建了两支橄榄球队，一支以两栖侦察队“海豹突击连”为主体，称“海豹队”，另一支以“陆战猛虎连”为主体，称“猛虎队”。旅里还专门从一所军体学院请了教练，每天都搞业余集训。装甲团知道后，也不甘落后，最近，他们以两栖坦克营“蛟龙中队”为主体，组建了一支“蛟龙队”，但还没有投入训练。虽说肖镇南还不完全懂得橄榄球的魅力，但他也在关注着这项运动，希望能为A旅增加一个新的特色表演项目。

肖镇南匆匆吃完早餐，站起来说：“上午的交班会就不开了，军事表演十点整准时开始，大家按计划分头下去再检查一遍。搞这么一次活动，千军万马，动枪动炮，可别出了洋相。”出门时，他拉了一下吴曙光，俩人的步子慢了下来。

“我说老吴，今天来的宾客比较多，客人都要照顾到，上主席台的人座次怎样排，还是由你来最后敲定。你是政委，考虑问题比我周到。”肖镇南爽朗一笑，“对了，山东神舟集团的总经理于世光昨天下午已经到了广州，说是乘晚上的火车来，人家是专程来参加旅庆活动的，我已经派孙副参谋长去车站接了，可能要迟一点到。退伍军人的代表，也是一个方面军嘛，位置要安排得显著一点，你说呢？”

2

出了餐厅，肖镇南径直去了女兵队。每次军事表演，女兵队都是重头戏。

女兵队的帐篷区与旅指挥所隔着一条马路，洁白的帐篷群中，生长着几棵高大挺拔的木棉树，正是木棉花开的季节，火红的花瓣落在绿草坪上，格外醒目。正在清扫花瓣的两个女兵看见旅长朝这边走来，停住了手中的活，自动站成一排，齐声说：“首长好。”

肖镇南说：“继续继续，你们夏队长呢？”

女兵相互瞅了瞅，咬着嘴唇，缩缩脖子。

肖镇南已经走过了几步，忽又回过回头来，对正要离开的两个女兵说：“我刚才问你们的话呢？”

两个女兵还是不吭声。

肖镇南感觉不大对头，便板起面孔对前面那个高个子女兵说：“陈丹霞，你来回答。”

“是。”被叫做陈丹霞的女兵向前走了一步，站得笔直，“报告旅长，我们队长正在训人。”

“训人，训谁？”肖镇南问。

“除了我们还能有谁？”陈丹霞声音不高，似乎怕被别人听到。

“夏队长平时不怎么发火嘛，今天是为了什么？”

“报告首长，我们也不清楚。”

肖镇南转身走了。他经过几座帐篷门口，里面都没有什么动静，便向帐篷后面的松树林走去。

“你们满以为穿上一套海洋迷彩服就算是海军陆战队员了，可是你们错了。集训一个多月，你们有什么长进？该学的东西没学会，弄虚作假这一套倒是学得挺快……”松树林里传来女兵队队长夏小青尖利的斥责声。

肖镇南循着声音过去，在松树林的一小片空地上，女兵们站成四列纵队，树林子里一片寂静，连偶尔一声鸟叫都听得清清楚楚。肖镇南在夏小青身后不远的一棵马尾松下停住脚步。

“平时不努力，在靶子上面做手脚，这算什么能耐？海军陆战队是为战争而存在的，谁说女兵就可以例外？”

肖镇南渐渐听出一点门道了。原来，二班和四班打手枪速射的女兵组几个骨干去年都退伍了，今年的新兵没打过几发子弹，两次预演都脱了靶。她们担心现场表演时气靶打不下来，给女兵队丢脸，射击教练就找无线连对靶标做了些改动，安装了一个小小的自爆雷管，场上枪响之后，如果气球还没有爆炸，教练就在下面按动遥控器，引爆雷管，造成击中的效果。肖镇南对此事并非一无所知，只不过没有太在意。头天晚上，夏小青在检查靶标时无意间发现了那个自爆装置，她大发雷霆，经过连夜“突审”，才弄清内情。

“你们知道别人怎样形容我们女兵队？绣花枕头一个。”夏小青发火时讲话特别刻薄，“这还是好听的。还有更难听的，要我告诉你们吗？还笑，有什么好笑的？人要脸，树要皮，我就不信女兵们的脸皮比城墙还厚，机关枪打不透……”

当夏小青训了两三分钟，刚停下来喘口气时，从她身后稀稀落落传来几个

巴掌声，肖镇南笑容可掬地走了出来。

“全体都有，立正！”夏小青正要跑步报告，被肖镇南摆摆手挡了回去。

肖镇南来到队伍前面：“请稍息。”他清了一下嗓子，接着说，“是的，我觉得夏队长的批评一点没错，而且非常非常地出色。同志们，搞这次军事表演的目的是什么？是检验我们平时训练的成果，不能单纯为了表演而表演。只要我们高度重视了，就一定能够完成好这次表演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回答的声音不大：“有。”

“有没有？”肖镇南再问一遍。

“有！”

“抓紧准备吧，第二个上场的就是你们女兵队。”肖镇南对夏小青说。

队伍解散，各班带回。在路上，夏小青懊恼地说：“旅长，我建议今天取消手枪速射项目。”

“那怎么行？计划都是排好的，你说取消就取消？就是我这个当旅长的也不能随随便便说取消就取消。”

夏小青扯断了一根树枝，一边走一边折：“你看那些兵一天到晚在地上滚来滚去，也举着枪在那里瞄，你知道她们在想些什么吗？心思根本都没有用在瞄准上。”

肖镇南说：“那还不是你当队长的责任？过去每次军事表演都不错嘛，怎么现在就不行了？”

“那是我没能力。”她直言不讳地说，“我一听到表演就头皮发麻。你知道人家说我们什么？说我们是马戏团，一天到晚砍砖砸顶劈石头，对打格斗摔跟头，女孩子没一点女孩子样儿，跟街头卖假药的没什么区别。”夏小青说着竟伏在树干上嚤嚤地抽泣起来。

“哎，哎，夏小青，你可不能这样认为。”肖镇南耐心地劝导说，“你当队长的这样看问题，那会影响整个女兵队情绪的。”

夏小青擦了一下红红的眼睛，郑重其事地对肖镇南说：“我辞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什么？遇到点困难就撂挑子，这是你夏小青的脾气吗！”肖镇南真的生气了，“从你当兵、上学到提干，我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如今翅膀硬了，就做得不像样子了。难道你真的不懂，今天这次阅兵军事表演，事关我们全旅的荣誉？对于一个军人来说，还有比荣誉二字更重要的吗？你是女兵队的队长，这一点

你应该明白。”肖镇南的话中刚中有柔，柔中带刚，“至于你讲的问题，过后我们会去研究改进的。”

肖镇南一番简洁直率的话说得夏小青低下了头，像个新兵似的，老老实实回到队部，可她的心里面仍是一团糟。

在海军陆战队里，女兵队组建的时间并不长。几年前的一次晚会上，舰队司令员看了通信总站女兵们的演出，其中有一个花剑表演节目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天，司令员便建议A旅在野战医院安排几个女兵，搞战场救护。那天晚会上进行花剑表演的女兵便第一个走进海军陆战队男人们的世界里，她的名字就叫夏小青。

夏小青第一次踏上海军陆战队的演练场，是为外国一个军事代表团进行花剑表演。那天，一位表演拳术的陆战队员突然受伤下场，可下一个表演项目还没有准备好。情急之下，肖镇南想到了在现场负责救护工作的夏小青，就临时安排她上去救场。没想到，这个只有十八岁的辽宁姑娘如同一朵亭亭玉立的雪莲花，立身、凝目、送臂、出剑、旋腿、击掌……八十一个动作一气呵成，当场把外军将领们看得眼花缭乱，翘起大拇指连连称“OK，OK”。表演结束后，一位高鼻子、蓝眼睛的上将风趣地对陪同观看的肖镇南说：“你们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如果我能指挥这支陆战队，我将十分荣幸。”

从此之后，这套由夏小青编排的“迷彩花剑”，便成了海军陆战队军事表演的保留节目。后来，陆战队在全舰队范围内公开招募了一批女陆战队员，进行封闭式训练，排练了女子集体花剑、战场救护、跨越障碍、手枪速射等系列军体项目，多次给中外宾客表演，海军女陆战队员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当年夏小青练花剑，并没有想到能练出来一支女兵队，她更没有想到，几年后的今天，她会对女兵队如此失去信心，会对她曾经迷恋过的军事表演如此厌恶——厌恶到竟要离开这支部队的程度。

在这个大雾弥漫的清晨，夏小青的心情真是糟糕透了，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她想不通。海军陆战队女兵队从成立到现在，成天围着那几个表演项目练来练去，练得人疲沓沓。难道说女兵队就这样下去，像宠物一样让人们养着，供人们观赏？照这样再练下去，真让人担心女兵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还能存在多久？

她这种想法的产生，多多少少是受了魏飞——那个她一直深爱着的堂堂“海豹突击连”连长的影响。如果魏飞在她面前，说不定她会扑进他的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3

就在这时候，魏飞正率领着“海豹”小组在海练场六号水域，从一艘水翼艇上向下吊装“箭鱼一号”。这种新型的水下运行装置最多能够运载六名“蛙人”，在全潜或半潜状态下快速接近目标，对敌实施侦察，发起突然攻击。

他的确切位置是在阅兵场以东一点五海里处铜鼓岛以北的近岸水域，如果天气晴好，从这里就能够看得见阅兵场上的塔楼和岸边茂密的红树林，可是在这个弥漫着海雾的清晨里，远处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那轮挂在海天之间如同红玻璃球似的太阳。这时的魏飞感觉到有些冷，特别是当他穿着黑色的潜水服浸在冰冷的海水里，那简直是透骨的冷。不过，他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同他一起在海上的—共有二十个人，那是“海豹”小组的全体成员，也是橄榄球“海豹队”的全部队员，他们有的在艇上，有的在艇下，相互配合着，把高爆炸药和引爆装置往“箭鱼一号”上装载。

上午的阅兵表演，“海豹”小组的任务是配合两栖装甲部队登陆，他们将乘坐一艘“箭鱼”，在半潜状态下航行至登陆点浅滩五米等深线处，设置爆点并将其引爆，在海面上制造出一个个高大的水柱，以渲染装甲登陆部队突击上陆的气势。

他们的工作似乎进行得并不顺利，受海水涌浪的影响，从水翼艇左舷伸展出来的吊臂忽高忽低，吊臂下的悬挂物难以准确地落在“箭鱼一号”的对接口上。浸在海水中的魏飞一边用肩膀顶着“箭鱼一号”的侧舷，一边对水翼艇上的人打着手势：“向上，向上，注意角度。”

八班长腾四海从“箭鱼一号”上纵身跳了下来，游到魏飞身边：“连长，还是我来吧，我可不想看到一大捆高爆炸药缠在连长的身上。”

腾四海是“海豹连”里的重量级人物，身高一米八十，体重一百八十斤，平时爱喝点酒，说话大大咧咧。魏飞最不喜欢腾四海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就像对待一个新手似的。在“海豹突击连”，就连新兵都知道他们的连长曾参加过国际侦察兵竞赛，在爱沙尼亚的原始森林中，与十六个国家的侦察兵较量过，并将“卡列夫勇士奖”的金杯抱了回来。不过，他获得的这个荣誉不属于海军陆战队，因为那时魏飞还是一所军事学院侦察系的学员，第二年毕业后才分到

海军陆战队来。一开始，他担任“海豹突击连”的副连长。这个连是以“蛙人”著称的，在九八年长江抗洪时，他们曾十几次潜入险象环生的水库和闸门里，排险堵漏，为保住大堤立下过汗马功劳，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那时，魏飞刚上任不久，他在学校里从来没有接触过潜水，对水下作业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常常受到腾四海的戏弄。一次，这个有着十五年潜水经历的老兵和他打赌，俩人同时把头扎进装满清水的脸盆里，比赛看谁憋得时间长，结果憋得魏飞直喷鼻血，还输掉了两盒水果罐头。不过，这个有时喜欢在年轻的连长面前摆摆老资格的四级士官并不让人讨厌，尽管平时作风上稀拉一点，说话随随便便，但他在关键时候、关键环节上从来不含糊。肖镇南旅长就不止一次地说过，腾四海不仅是你们“海豹连”的一块宝，也是咱A旅的一块宝。

腾四海配合着魏飞给“箭鱼一号”吊装完毕，紧接着又试吊第二艘。这时，在一股冷风的作用下，海雾渐渐被扯开一角，退潮时的海流也在加快。腾四海游到魏飞身边，一边朝艇舷上系着绳索，一边说：“连长，用‘箭鱼’去放炮，这是谁的主意？”

“这你就别管了，你能把它放响就行了。”魏飞说。

“不知道你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一艘‘箭鱼’，少说也要上千万元，这不等于拿着金砖擦屁股嘛。”腾四海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早几年，咱连也就那几套轻潜具，深海训练想搞没法搞，现在有了‘箭鱼’，可还是整天围着海边打转转，真是白糟蹋。”

魏飞伸手在空中做了一个暂停的动作：“你呀，嘴边从来都不设个站岗的。”

“好好好，我不说。”腾四海还是憋不住，“当了十五年兵，我连下一代的义务都尽了，年底就满了最高服役年限，也该回去还还老婆、孩子的感情债了。”

魏飞问道：“甜甜今年该上小学了吧？”

腾四海有一个六岁的女儿叫甜甜，去年随母亲探亲来过部队，扎两根小辫，能说会唱，活泼可爱。只要提起女儿，腾四海就会把其他话题暂时放到一边。“是该上学了。我这辈子吃亏就吃在没文化上，小时候读书不多。我想给她找一个好点的学校，像城里的孩子那样，从小受受正规教育，将来读大学，可不能像她爸那样，当一辈子的大头兵，没出息。”

“这是啥话？”魏飞说，“在部队，能干到你这样精通的也不多，谁敢说你腾四海不是状元？旅里已经说过，再跟你续签一期，正准备征求你意见哩。”

“得了得了。”腾四海说，“在部队一天我干好一天，你尽可放心。要说继续

留队，除非打仗用得着咱。”

“箭鱼二号”刚入水，魏飞松开把手，从舱位上站立起来。突然之间，一股漩流卷了过来，“箭鱼二号”猛地一晃荡，魏飞一下子向后跌进海里，一头栽进迎面扑来的海浪里。

“连长，当心。”腾四海一个猛子扎了过去，伸手去拉魏飞。

魏飞被突如其来的漩流呛了一口海水，满嘴的苦涩，他挣扎着推开腾四海：“你又叫什么叫，天底下就你一个人会游泳？”

“别逞能了，潜水并不是你的强项。”腾四海牢牢抓住魏飞潜水服后面的吊带，把他往水翼艇边拖，“你现在就献身大海岂不太可惜了，那个女中尉还不得为你殉情跳海呀。”

“快闭上你的臭嘴吧。”魏飞吃力地说。

他们一起游到艇尾，列兵童非从艇上抛过来一条绳索，站在那里喊道：“连长，接好了。”童非个子不高，体重略等于腾四海的一半，身穿一件肥大的淡蓝色救生衣，看上去有点滑稽可笑。在他身后还有负责舱面工作的上等兵巴冬和专业军士田和平。魏飞抓住绳索从艇尾爬了上来，腾四海从侧面上了艇。不一会儿，腾四海不知从哪里摸出来一小瓶白酒，递给脸色发白的魏飞：“喝一口暖暖。”

瓶口是开着的。魏飞接过来，喝了一小口，他顿时觉得一股热流通电般地流向全身。他从艇尾走到艇艏，在鱼雷发射管上坐了下来，默默地望着从海面上升起的那轮惨白的太阳。不知为什么，一股淡淡的情愁突然爬上心头。

这时，腾四海又凑了过来。黑色的潜水服紧绷绷地裹在他身上，给人一种随时都会撑破的感觉。虽然从体形上看腾四海有些臃肿，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标准的军人，成熟中带有几分狡黠。

“该休息一会儿了。”腾四海斜靠在魏飞对面的炮塔上，“连长，谈点正经事，你和那个‘女剑客’究竟发展到第几阶段了？”

魏飞白了他一眼：“什么女剑客？”

“就是女兵队的队长夏小青呀。”腾四海诡秘地说。

“关你什么事呀。”魏飞说着转过身子。

“我是怕你结婚以后受欺负。”腾四海说，“不瞒你说，有一次表演战地救护，我扮演伤员，她背起我就跑。就我这块头，她愣是背了三十米远……”

“别瞎扯了。”魏飞心里有些醋意。

“快到终点时，她把我往地上一扔，就像扔一包烂土豆，还朝我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踢得我半天都没爬起来。”腾四海显出玩世不恭的样子，“我向你保证，就那么一次接触，就让我尝到了她的厉害。真的，后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活该。”魏飞这才有些洋洋自得。

腾四海说：“连长，你要是真心喜欢她，我教你一招，保你成功。”

“得了得了。”魏飞不耐烦地说，“你这人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句正经话。”

过了一会儿，腾四海叹了口气：“连长，要说正经的，我心里早就憋不住了，自从你到任以后，这潜艇输送侦察兵上岛还从来没有搞过。现在有了‘箭鱼’，咱海豹队为什么不拉出去到远海练一练？一天到晚在这臭水沟里瞎扑腾，有啥劲儿？”

“你以为我不想练呀？”魏飞反驳说，“可这训练计划是旅里安排的，不是说你想怎么练就怎么练，尤其是这新装备，到现在连个训练大纲都没有，怎么练？”

腾四海说：“你是一连之长，说话是有些分量的，有机会你就跟旅里叨咕叨咕，总可以吧。”

“说白了，现在谁都怕出事故。”魏飞随口说道，“你在海豹连是老资格了，许多事情比我知道得多。就说孙副参谋长吧，如果不是那次爬潜艇鱼雷管训练出过事故，说不定早就在参谋长的位置上干得不想干了，可现在干个副的，还是超配。”

“你说孙克武这人，我太了解他了。别看他受过处分，差一点被一撸到底，但他终归是一条汉子。”腾四海肯定地说，“他敢承担责任，在他手下干，那才叫痛快。”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魏飞已经感觉到有些不自在了：“我哪能跟孙副参谋长比。”说完起身朝后舱走去。

腾四海知道说走了嘴，伸了伸舌头，心里暗想：“练不练关我屁事，反正我年底就向后转了，以后要真的打起仗来，还不知道谁当倒霉蛋呢。”

4

这天清晨，A旅副参谋长孙克武被旅长指派去车站接人。他很乐意接受这

个差事，尤其是驾车去接他的同乡好友于世光。

崭新的“猎豹”越野车一路吼叫着，碾过那片近似原始的红土地。泥浆飞溅，正好宣泄着孙克武多日来心中的积郁。

三十六岁的孙克武高大、威猛，宽肩窄臀，留平头，胡茬发青，衣着考究，是当今姑娘们心目中那种偶像型男人。他的成熟、洒脱，与他长时期的海军陆战队生涯不无关系。

二十年前，西南边境上炮声隆隆，他与同班同学于世光一起报名参军，同时被海军陆战队选中，又同在两栖侦察队当侦察兵。第二年，孙克武考上一所导弹技术学院，毕业回来时，阴差阳错，于世光已经退伍了。孙克武在导弹营干过排长、连长，在“红星五”导弹技术方面堪称专家。后来，他被调到两栖侦察队担任队长，经历过海上、水下、丛林、空降和野外生存训练，至今还保持着海军陆战队的多项纪录。于世光退伍回去后从做纽扣开始，到拥有十几家工厂的跨国集团公司老板，这期间他俩一直联系不断，孙克武每次回去探亲，都少不了同于世光一起聚聚。

如果不是那次训练事故，孙克武也不会是今天这副落魄的样子。三年前的一次海练，两栖侦察队第一次进行潜艇输送侦察兵训练，“海豹突击连”的一名新战士溺水而死。孙克武正是那次爬管训练的组织者。他被停职，随后安排到旅机关一个科里帮工。习惯了对部下发号施令的孙克武一下子沦落到替参谋、科长擦桌子抹凳子抄抄写写的境地，那无异于一匹纯种马被套上了牛车，不拉不行，拉起来憋气。他几次要求转业，肖镇南旅长舍不得他走，一直压着没往上报。年初，他在正营的职务上已徘徊到第六个年头，才被调整为超配的旅司令部副参谋长，分管军容风纪。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可管可不管可多管可少管的闲职。孙克武真是虎落平川，他宁可带一支部队到前线去冲锋陷阵，在枪林弹雨中或死或生，也不愿再这样窝窝囊囊地混下去了。

汽车颠簸了三十五分钟，才开出坑坑洼洼的泥浆地，驶上去市区的公路。这时，孙克武的心情好多了。尽管还有雾幕笼罩，能见度不超过五百米，这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军陆战队员来说，已经足够了。汽车行驶了六十多公里到达火车站。孙克武比列车到站时间提前了十五分钟。当于世光西装革履出现在出站口时，孙克武只在人群中扬了扬手，俩人便一起钻进了猎豹车里。

“参座亲自驾车接站，真是不胜荣幸啊。”于世光关上车门，一句玩笑话没说完，汽车已蹿出停车场。